

酷哥阵容

田天 / 著



田 天 / 著

酷哥阵容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酷哥阵容/田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63-2519-5

I. 酷…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4346 号

酷哥阵容

作者: 田 天

责任编辑: 卫 齐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40 千

印张: 12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19-5/I·2503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田倩手里拿着三封求爱信发呆。

自古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姑娘大了，小伙子来求爱，这是很正常的事，如同桃子熟了就得摘，不然落到地上化做泥岂不枉来世上一场。说是如此说，谁也没见到桃子熟了没人摘，姑娘呢，当然更不会有一个嫁不出去。月老早就安排好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对一对是绝对不会错。

可她为什么发呆？有人求婚是好事，三个人同时求爱更有选择的余地，从三个人中选择一个最爱，把彩球抛给他不就完了。如果三个都不合意，那就干脆表明态度，别耽误了人家的终身大事，但是恰恰她既不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又不能全都拒绝，她非常为难。

三封求爱信不能称其为求爱信，没有缠绵温柔的词句，也没有火辣的表白，而是干巴巴的三句话：

“嫁给我你会快乐一生，不嫁给我我会孤苦零丁。”

“非你不娶，因为真正呵护你的人是我。”

“如果你爱我，就请告诉我。”

三封求爱信都没有落款。

第一封求爱信肯定是刘钧写的，这非常熟悉的仿宋字体曾让她心仪了许多年，那漂亮圆润丝毫不亚于庞中华的钢笔书法，她无论如何努力也学不来。

第二封求爱信绝对是罗文豪写的，那工整而有骨头的楷体字迹苍劲有力，也正如他的性格一样执着而坚强，从他这有棱有角的几个字中就能看出他是个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第三封求爱信那就是左炽写的，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狂草龙飞凤舞，就像他本人的样子，随随便便，放荡不羁，天生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傲慢，目空一切，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田倩又一次看了看手里的信，这些信已经看了无数遍了，可是每看一遍都让她产生新鲜感，似乎里面包含着让人永远也解不完的奥秘似的。他们三个都是她的同学，刘钧擅长文体，性情活波；罗文豪是学生会主席，沉着稳重；左炽比较孤傲，我行我素。他们三个性格迥异，若不是她的缘故是绝不会走到一起的。她是大学里的校花，正是有这三位护花使者才会让那些众多的爱慕者都望而止步。大学毕业后，她看中了武汉的发展前景，千里迢迢来到了武汉，刘钧、罗文豪、左炽便不约而同地陪伴她跟随至此。他们三个都发下重誓，非田倩不娶，若娶不到田倩就独身一辈子。正是于此也难坏了田倩，这件事无论如何处理都会铸成大错，因此，她本应该早做了断的事却迟迟无法了断，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最初来到社会上打拼，一心扑在工作上，暂时淡化了追

求田倩的激情，可等到如今站稳了脚跟，他们三个就迫不及待地向田倩发动了攻势，大有不获全胜誓不收兵的架势。然而田倩只有一个人，不能分成三份，她对来势汹汹的攻击只好把自身用甲壳封起来，冷酷无情地一律加以拒绝。其实，她的心里对这三个哥们儿都割舍不下，无论和哪一个结合她都会非常幸福，这是她犯了严重错误的关键所在。

刘钧机灵过人，在校时被同学们誉为小诸葛。来到武汉后一头扎进了股市里，开始跌了几跤，但很快在股海里学会了游泳，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有了不小的赚头儿，提着手提电脑，加入了金领一族，西装革履满面红光，炫得不得了。如今，三个哥们儿中，他最混得不错，当然认为田倩非他莫属。

罗文豪稳健持重，在他不屈不挠的争取中，终于在第四十九次招聘会上艰难入围，进了银行当了职员。他是四个同学中惟一的一个端正规饭碗的人，他对争取到田倩的垂青也蛮有信心。银行虽然不是铁饭碗，但在诸多行业中数得上最牢靠的行业，在这儿上班可保一生衣食无忧，田倩如果跟了他就用不着为生活担忧，他觉得田倩嫁给他理所当然。

左炽在三个哥们儿中算是最背时的一个，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好不容易当了一家报社的记者，然而这家报社经营得十分不景气，领导给他的任务不仅是采稿子，而且还要拉广告，否则就要扣工资。左炽虽然才思敏捷但他对社会上的许多事根本不通，所以被扣工资的事就成了家常便饭。按理说他这个倒霉蛋早应该退出竞争，可他就是不肯放弃，一副死缠烂打的样子。

酒吧里的灯光发出梦幻般的朦朦胧胧的光，三个难兄难弟的目光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朦朦胧胧起来，他们在等田倩对他们三个的宣判，然而，她这个法官却缺席了，让他们的心一直悬了五个小时。刘钧身材挺拔，英俊潇洒，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奶油小生。罗文豪方脸浓眉，在三人中个子最高，言谈举止都带着稳健的气质。左炽在三人中不高不低正好居中，轮廓分明的脸上总带着几分笑意。刘钧看了看表，时针已经指向了1时，他舒出一口气来，说：

“今天不开庭了。”

看他的样子好像如释重负，罗文豪心里踏实了许多，这表明不止他一个人对今天的最后决定心里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不动声色地用眼角瞟了一眼左炽。

左炽正全神贯注地凝神望着前面，他似乎并没有听到刘钧的话。罗文豪觉得奇怪，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那是一位打扮得十分性感的小姐，她好像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但却一脸风尘，在几个男人圈里谈笑风生，看她开心的程度让人不由联想到她和同学们在海滩野餐。罗文豪反感地蹙起眉头。他很正统，对这样的女孩很厌恶，从心眼里鄙弃她们。

刘钧也从他俩的眼睛焦距里发现了那个小姐，她正把半杯白酒扬脖喝进去。“哇塞！真是女中豪杰！”

他的话声音不高却也惊醒了罗文豪和左炽的凝神沉思，他俩立即收回了目光。罗文豪有些难为情，好像做了什么理亏的事情，他解释说：

“这个女孩子真是不知自爱，干什么不好，年纪轻轻的

就来这种地方，可悲，可叹！”

刘钧的一脸热情顿时消失了，他附和地用鼻子笑了两声算是赞成罗文豪的观点。他看了看左炽，想问问左炽入神地望着那个小姐是什么意思，但他很快打消了念头。他怕引起左炽的疑心，误会他有什么别的企图。于是他改口说：

“这个小姐很迷人哦？”

“可惜！”左炽终于开口了。

罗文豪松开的眉头又锁紧了，他不满的眼神瞥了左炽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刘钧立即来了兴趣，含笑问道：

“可惜什么？”

左炽早看到了罗文豪脸上的不高兴神色，但他还是说：

“那个姑娘。”他说完闭上了嘴。

刘钧还想听却没了下文，心里痒痒的，想问可觉得有碍于罗文豪的不满情绪。但终是忍不住，他那种喜欢看两虎相争场面的邪劲涌上来，他故意扭头问左炽：

“那个姑娘怎么了？”

“她，你怎么看？”左炽竟然给了他一个回马枪。

“她嘛……”刘钧偷偷瞥了罗文豪一眼，罗文豪抬头望着门口的方向，似乎对他俩谈论的话题不感兴趣。刘钧心里暗笑，他知道罗文豪眼瞧着别处，耳朵却在集中精力在听他俩的谈话。他心里骂了一声伪君子，对左炽说，“她长得很美喔。”

左炽淡淡一笑，又问：

“怎么个美？”

“很靓丽，很有女人味儿。”

“还有呢?”

“肤色很好，细细的、滑滑的，红是红、白是白，充分显示了青春的活力，光芒四射!”

“还有呢?”

“她笑得很纯真，没有一点儿做作。”

“还有吗?”

“她非常性感，是所有男人都喜欢的甜心型的女人。”

罗文豪冷哼了一声。

刘钧反而得意地笑了，他想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喜欢把别人激怒，尤其越是沉稳的人他越是想故意让其沉不住气。

左炽对刘钧说：

“你一句也没有说对，那个姑娘很会演戏。”

刘钧觉得有些意外，不由脱口说：

“演戏?”

“对，演戏。你瞧出来了没有？她心里很讨厌那几个男人，可是她那灿烂的笑容让人觉得她和那几个男人关系很铁。”

“你怎么知道她心里讨厌那几个男人?”

“我当然知道。”

“瞎蒙。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只对股市内行，对女人不行。”

“你对女人行?”刘钧盯着左炽的脸，嘴角浮起一丝不屑。他一直不服气，所以才和罗文豪、左炽漂到了今天，他就是想要用事实证明他是个无坚不摧的男人，是强者。所以，他事事都想占先，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别人认为他不行。

“当然。”左炽很坦然，也很自信。他浅浅地呷了一口酒，放下杯子，又朝那个小姐望了一眼。

刘钧恨不得在左炽那棱角清晰的脸上重重击上一记老拳，他吞了一下口水，挑衅地说：

“你了解女人？你说说田倩此刻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左炽直视着刘钧的眼睛，毫无表情地问：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你小子还有假话？好，你先说假话。”

“她想嫁给你。”

“哈……太有意思了，真话是什么？是不是她想嫁给你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疯子？”他的嘴不屑地撇着，扯得鼻子也有点歪，标致的奶油小生倒显得有点丑了。

左炽坦然地说：

“答对了。”

罗文豪本来是不注意他们谈话的，可现在不迟不早地重重从鼻孔里喷出一口气，说明他其实一直在倾听。

刘钧听了左炽的话不满地大叫：

“臭美吧你！你凭什么想赢得她的芳心？就你那个三流报社的破记者还想独占花魁？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文豪，你说他配吗？”

罗文豪转过脸来，看了看刘钧，然后又看了看左炽，他端起高脚酒杯喝了一口辣辣的白酒，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才说：

“要说我们刚离校门的时候，左炽是很有实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风流潇洒，不可一世。那时候我们有多大的志向？多大的抱负？好像我们能改造世界似的，所以，左炽

就能充分展示自己狂妄的才能，以此来赢得芳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说到这里，他住口了。

刘钧还想听，可是没了下音儿，他眨了眨眼睛催促道：

“往下说呀！”

“说什么？”

“你还没说出来他配不配。”

“这还用说？这不明摆着的事嘛。”

“明摆什么呀？你不说出来谁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就是改不了这个毛病，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家已经放弃了，只是过过嘴瘾，安慰一下自己。他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跟他较真儿，真是的！”

罗文豪教训刘钧，可刘钧非但不生气，反而还高兴。左炽却被激怒了，心想：

“狗屁！老子放弃了？没门儿！”心里发火，可他脸上依然平静，对于他俩这样的冷嘲热讽他早已经习惯了，一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压住心头的愤怒，抱着走着瞧的心理和他俩暗暗较劲儿。

刘钧的报复也报复够了，罗文豪软刀子也要好了，这一段戏也告一段落。三个人又举杯相碰摒弃前嫌，很快又谈笑风生了。

说也怪，他们三个本来脾气不投，可是在追求田倩这一点上高度一致，情敌反而逐渐演变为朋友，隔三差五地在一块儿聚聚，不管田倩会不会来，他们三个没有特殊情况是绝不会有一个人缺席的。

明知道田倩这个时候是不会再来了，可是刘钧和罗文豪仍是不由自主地盯着酒吧的大门。左炽却好像把田倩忘了，

一心一意地关注着那个和男人们调笑的小姐。

“文豪、左炽，喝酒！”刘钧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失落情绪举杯向他俩说。

他们又碰了一下，浅浅地都呷了一点儿。喝酒对他们来说只是个象征，意思一下就行了，关键的是要这个心境。在爱情上，他们同病相怜，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在一块儿坐一坐，互相拿对方开开心，也能把各自的愁闷心情缓和一下，这就是他们常来相聚的主要原因。另外，他们在武汉都是孤身一人，没有什么朋友，就算有几个结识的朋友也是交情不深，哪里抵得上一块儿来武汉创业发展的老同学？所以，尽管同是情敌，但仍是谁也离不了谁，习惯在一块儿消遣，发泄一下心里的苦闷。当然，如果田倩在场，那就用不着发泄苦闷了，三个人都会被田倩引逗得像开心的小兔子。

刘钧发现左炽的目光总是盯着那个小姐，他忍不住又寻开心：

“左炽，你是不是看上那个马子了？”

左炽的目光仍没有收回来，不冷不热地说：

“是，我看上她了。这下你满意了？”

刘钧和罗文豪对视一眼，两人立即像吸了海洛因一样来了精神。刘钧把脑袋伸过去，诡黠地问：

“那我给你拉拉皮条？”

左炽眉毛一扬，无所谓的表情望了刘钧一眼，大大咧咧地说：

“好哇，那就有劳你了。”

刘钧眼一瞪，身子又退回去，冲着罗文豪说：

“这小子倒趁着来了！”

罗文豪不附和他，故意耍弄他说：

“这可是你自己揽到头上的，既然抢着帮助人家成其好事，可不能说了不算话喔！”

“哎！你们俩倒站到一块儿了！”刘钧被挤兑得没了辙，耍起赖来，干脆来个不认账：

“我揽啥了？我刚才啥都没说。”

罗文豪眼睛一瞪说：

“什么？你小子想赖账？红口白牙当着人面说的竟然不认了，你还他妈的算是个男人吗？”

左炽也阴阳怪气地笑着说：

“你小子今天不给我把这事办成了，我得让你小子从这里爬出去，不信你就试试。”

刘钧的脸色刷地变了，哭丧着脸说：

“你们俩都吃错药了？干吗欺负我一个人哪？”

罗文豪拍了拍刘钧的肩头：

“这不是欺负你，这是成全你，知道不？你这红娘做成了，我们就少一个情敌，我俩的成功系数不就大了？”

刘钧破颜笑了，一本正经地说：

“说得也是哦？好！我想想办法。不过，左炽，你小子可听清楚了，我给你牵上线，田倩这头你就得退出。”

罗文豪接话说：

“对！这边可就没你的份儿了，你小子要是再搅和我们这头儿，我俩就把你扔到长江里去。”

左炽只是笑，不置可否。

刘钧眼珠转了转，把手臂举起来，打了个指响儿：

“喂！服务生！”

罗文豪见戏开了头儿，忍不住想笑。他看看左炽，又看看刘钧，脸上露出坏坏的笑容。

一个小姐走过来，客气地问：

“先生有什么事？”

刘钧偷偷指了指那个陪客人的小姐：

“请问，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

这个小姐回答：

“她叫小桃红。”

“她姓肖？”

“不，她姓陶，名红，我们习惯称她小桃红。”

“原来是这样。我们想请她来陪我们聊聊可以吗？”

“对不起。她现在正在陪客人，不能过来陪你们。几位如果不嫌弃，我来陪几位好了。”

刘钧的脸色有些失望。他看看左炽，左炽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态。再看看罗文豪，罗文豪的眼睛正望着别处。他暗自叹了口气，摆摆手对小姐说：

“谢谢！不必了。”

小姐脸上露出不悦，转身走了。

刘钧等小姐一离开，就拉下脸来生气地对罗文豪和左炽说：

“都装聋作哑，干吗呀？要我？”

罗文豪笑了：

“这是你和左炽的事，一对一单挑，别扯上我，我可是一直挂着免战牌的。”

刘钧哼了一声，瞪着罗文豪说：

“我和左炽的事？合着没你什么事啊！等我和左炽斗得

两败俱伤的时候，你好渔翁得利是不是？死去吧你！我原先也没给你留这个空儿，就是死，也得拉上你这个垫背的。”

罗文豪故作惊讶地瞟了左炽一眼，左炽正开心地窃笑，他大惊小怪地说：

“哈！渔翁原来是左炽！刘钧真是有眼无珠。”

刘钧悻悻地站起身来：

“都不是好人！我先走了。”

罗文豪看了看表，也说：

“我们都该走了，明天还上班呢。走吧左炽，田倩一定不会来了。”

左炽把桌上的一盒香烟和打火机装进衣兜，站起身来正要离开，无意中瞥了那个小姐一眼，顿时惊呆了。他看到那个小姐被那伙男人中的一个胖子搂在怀里，小姐拼命挣扎却挣不脱那个胖男人有力的手臂。其余的那几个男人开心地笑，有的竟笑得前仰后合，好像在看游戏。

罗文豪和刘钧看到左炽愤怒的表情，不约而同地顺着左炽的目光发现了那让人震怒的场面。

那个小姐挣扎中打了那个胖男人一个耳光，她趁那个胖男人一愣神儿的机会挣脱了。那些笑的男人都呆了，接着一齐大笑起来。那个胖男人恼羞成怒，一把抓住了那个小姐的头发，左右开弓凶狠地打那个小姐耳光。

笑的人都不笑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怔怔地望着丧失了理智的那个胖男人施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

“住手！”刘钧、罗文豪和左炽几乎同时喊出了愤怒的吼声。随即，他们三个旋风般地冲过去。

罗文豪冲在最前，他一到那个胖男人身边没等收住脚就

挥去一拳。这一拳重重地击在胖男人的脸腮上，胖男人被击得飞出三米开外，像麻袋一样倒在地上。

那几个人回过神来，扑向罗文豪。刘钧和左炽扑向那几个人，他们混打在一起。吓得众人纷纷躲避，有的逃出门去。

一时间，桌垮杯飞打得昏天黑地，幸好坐的都是沙发，不然，非出人命不可。老板苦着脸大叫：

“别打了！别打了！”可是正打在火头上，谁也不听他的。不知谁提醒他报警，他这才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警察赶来才结束了这场战斗。

那几个酒后闹事的被拘留了。

罗文豪、刘钧和左炽从公安局被调查清楚后出来，已经天亮了。他们三个都非常狼狈，脸上都带了伤，衣服都撕扯得破烂不堪。站在街上，他们互相指着对方哑然失笑。

3

刘钧是个自由金领，他没有时间限制，随时都可以去见田倩，可是他没有那么做，他要等着银行当职员 of 罗文豪和在报社的左炽下了班之后才去见田倩。当他出现在田倩面前时，罗文豪和左炽也同时赶到了。他们三个不约而同地都手里捧着一束鲜花。

田倩从大门走出来，第一眼看到了刘钧嘴唇肿得像猪猪头。她想笑，可是没笑，她觉得笑出来会让刘钧难堪和伤心，她忍着笑迎上去。这时，她又看到了罗文豪和左炽。罗文豪的脑袋包扎了沙网，不用问也是挂了彩。左炽更可笑，两只眼被打成了熊猫眼，眼皮肿起来泛着红紫色。看着他们

三个整整齐齐的衣着打扮，可又都如此模样，田倩再也忍不住了，笑得捂着心口直叫痛。

坐在饭店里，刘钧对仍然忍俊不住的田倩说：

“你今天不要再含糊其辞了，我们三个都向你表明了心迹，你到底喜欢哪一个痛痛快快讲出来，也好让其他两个人死了心，你决定吧。”

罗文豪也点头：

“对，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该有个了断了，你就决定吧。”

左炽玩世不恭地笑了：

“说得也是，五年了，时间确实不短了，你就亮出你的剑来，刷刷两剑斩断情丝，你也就再也不会为此而烦恼了。”

望着这三个都一副非他莫属的样子，田倩慢慢地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不错，是五年了，在入校的那一年她就遭到了这三个男生的追求，到现在参加工作一年后，整整五个年头。这五年里，她与这三个男子建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她不忍心，无法绝情地说出爱哪一个，这样会残酷地伤害另外两个对她死心塌地一往情深的人。这个让她烦恼透了的事早在几年前就一直在折磨着她，同三个男子周旋而迟迟不表态，不仅对她不好，而且对三个男子也不好，时间久了对大家都是一个伤害，可是这三个男子似乎都不在乎这种精神上的磨难，谁都不肯放弃，尽管她一再暗示这种追求是毫无结果的，然而他们仍对这虚无缥缈的爱情抱有坚定的希望。她面对如此执着毫无解脱的办法，她有时候真想胡乱找一个男人结婚以摆脱这尴尬的局面，但这样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三个男人都是十分优秀的男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说